

## 清明雨

□羊亭

一直对雨有特别偏爱。每逢春日来临，总期待烟雨笼罩，四野迷离惆怅。万物被冲刷一新，不失朦胧之美，气清且淡，别有一番情致。尤其夜晚饮酒微醺，要是枕一头淅沥雨声，连梦境也会变得悠远恬静。

那年清明前夕，父亲带我和姐姐冒雨上山挂坟。

雨已下了多日，是那种绵密的牛毛细雨，天色阴沉，丝毫没有要晴的意思。故乡流传一句古话：“有儿有女早挂坟，无儿无女等清明。”为着这份守旧和传统，吃过午饭，我们头戴斗笠，背上装了祭品、香烛和纸钱的背篓，顺着湿漉漉的乡间小路蜿蜒而上。

路的一边是草坡，另一边是长势正好的小麦地。在农人眼里，草和麦子水火不容，但除草和割麦却有着相同程度的辛劳。彼时我两者都不用担心，收麦还需要时节，杂草刚露出端倪，何况阴雨不绝，它们不是孩童心中的负累，而是雨幕中的风景。

我们分工明确，每到一座坟前，父亲挂坟飘纸、姐姐点香烛、我烧纸钱。雨虽小，可是没有遮挡，香烛和纸钱燃得不够旺。这不能有半点马虎，老人们说，火燃得不好，说明祖先不高兴。父亲拿斗笠遮住雨，火势渐渐旺盛，我和姐姐都放心了。

父亲总会给我们讲坟里埋葬着哪位先人，并就其生前种种简要述说一番。许多先人走得早，我没见过，听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久远之事，并无多少感触。唯独祖母的坟是新砌的，她离开我们还不到一年。她的神情、她说过的话、她对我们的好，我都还记在心上。好像昨天她还精神矍铄，今天就变成了一座孤

坟。我和姐姐都在揉眼睛，香烛和纸钱已燃尽，只留下一道青烟。

下山时，要提防滑倒，我们走得很慢。父亲在麦地边站住，情不自禁地“哦呀”一声。循着他的目光，我看到斜坡上一排排挂满白色小花的洋槐树，烟雨中如此丰盈，也不由得喊了声“哦呀”。那渺小而又盛大的洁白让我惊心，它们在雨中怒放、闪耀，空气里散发着丝丝清甜。虽然春天的乡间野花无数，但洋槐花却是最爱。它们开得不动声色，一大串一大串地低垂着，显得羞羞答答，像谦逊之人自视平凡，不愿人前过分招摇。

那些看似平凡的白色小花其实并不平凡。它们不但为山野增添许多春色，还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。我们一群小孩子冒着被刺的风险，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串，剥去外面的花瓣，品尝花蕊的微甜。蜜蜂在花间飞舞，那场景热闹非凡。

大人也爱槐花，搭好梯子，不多时就采摘满满一大筐。新鲜的清炒就不错，油锅里一阵翻炒，只消加点盐，立时清香扑鼻。那味道初尝略苦，不过多数人还消受得了。食物顺着咽喉缓缓下滑，回甘久久不散。吃不完不打紧，天气晴好时在太阳下晒干，用严实的玻璃瓶封藏。当酷暑燥热难耐或寒冬冰冷彻骨时，沏一壶槐花茶，看花瓣轻盈舒展，就像沏了整整一壶春天。

槐花做馅也是绝好的吃食。咸味的掺肉末，甜味的掺黄糖，虽有咸甜之分，味道却一样可口。每年春天，我和姐姐总盼着微风带来槐花的芬芳，那时祖母就该做槐花馅饼了。年迈的祖母颤巍巍地在灶边忙前忙后，揉面、拌馅、擀皮、包馅、烙饼、出锅。灶

台太高，我还够不着，于是搬来板凳看，站在上面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。如此这般，就好像自己也参与其中，冒着热气的馅饼便多了一些滋味。

想到这里，我开始感伤起来。做槐花馅饼的祖母走了，我能为她做的，不过是每年清明将近，去她的坟前烧几把纸钱，磕几个头。斜坡上的槐花挂满雨滴，它们也在为祖母哭泣吗？

回到老房子，雨还没住，而且下得更密了。我的目光透过雨丝，神情有些恍惚。我看到南屋的窗扉下，祖母正坐在藤椅里纳鞋底。听说祖母年轻时手很巧，会裁衣裳，会做鞋子，遇上谁家办喜事，总请她给新媳妇做衣裳。后来上年纪得了白内障，依然能凭着先前的熟稔为孙辈们做鞋子。

祖母就坐在那里，不紧不慢地纳着鞋底，间或拿针头在头顶划两下。雨越下越大，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祖母的身影也越来越远了……在越来越密集的雨丝中，她的六个儿子抬着她，哭了一路，缓缓地走上山冈。

她像世上所有的祖母一样，平凡而普通，从我们记事起已然苍老。事实上，她们如同雨中的槐花，也曾有大好年华，也曾美丽动人，只是一生都在奉献，为父母、为丈夫、为子女、为孙辈，却很少为自己着想。来不及回望和憧憬，时光流转，韶华已逝。

午夜乍醒，被一阵馥郁的香气袭扰。我初以为是槐花，然而城里并无洋槐的踪影，不过是我盼雨情切，太想看到槐花满枝的景象所致。我期待着。

清明即将来临，不消几日，雨总归会落下。当细雨漫漫迷蒙山河大地，滋养世间草木时，我知道，是时候上山给祖母挂坟了。

## 阳台小天地

□都旌

我家阳台不大，五六个平方米，不规则的长方形。最初只有半人高的铁栏杆，后加盖雨棚，又安装铝合金窗，这小小的阳台便成为一方相对独立的小天地。平时的主要用途，是在棚顶悬挂晾晒的衣物、床单、被套等，大多数时候都空着。偶尔，茶余饭后，我伫立阳台，眺望远处的风景及建筑。

教师节，学生送我一小盆虎皮兰和一钵仙人球。家里不好摆放，只能放在阳台上。一天，我打量着阳台上生机勃勃的虎皮兰和仙人球时，忽发奇想，何不种植几盆花草来点缀空空的阳台？也可以为每天单调的生活增添几抹亮色。

放学后，我到学校附近一家卖花草植物的铺子，挑选了一株价钱便宜的绿色植物（后来在网上查阅才知名叫绿宝）、一个青花瓷烧制的花钵，又在小区的花园里找了一些腐殖土。回到家，我将那株绿色植物栽在花钵里，浇上水，摆在阳台上。看着那些挂着晶莹水珠、绿得发亮的细小子叶，心里生出了几分喜悦。

后来，我又陆续在阳台上种植了一盆凤梨、一盆龙血树、一钵橡皮树、一盆月月桂、一盆茶梅、一盆马拉巴栗和一钵菊花。原先冷清的阳台，一下子变得有几分热闹和拥挤。

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眼就是看向卧室外阳台上的那些植物。看到它们旺旺茂盛、精精神神，心情也随之振奋。出门前，总忘不了给它们浇浇水，再打量上几眼。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到阳台上，看看我的植物们这一天过得怎样。

有一次，我忽然发现那株绿宝有些无精打采，有一部分叶子蔫蔫地耷拉着，顿时着了慌，就像看见孩子小时候突然生了病一样着急。赶紧到网上查阅，才知道绿宝属于阳性树种，喜光照，耐半荫，生长较迅速，喜欢疏松的碱性土壤及温暖湿润的环境。

于是，我把它移到阳台上能晒到太阳的位置，又为它松土、浇水，让花钵里已经板结的土壤变得疏松湿润。每天早晚，还不忘用喷壶为叶子喷洒一次水。考虑到绿宝喜欢碱性土质，我每天还浇一点茶叶水在它的根部，又将喝剩的茶叶堆在花钵里，这样既可增加土壤的碱性，还可让土壤变得疏松肥沃。过了几天，那盆绿宝又精神神了，每片叶子像一块小小的绿得发亮的宝石，让人心生喜欢。

又一日，那盆一直长势良好的凤梨，宽大的叶片上出现了两处褐斑，好像难看的疤痕。而且，靠近花钵下面泥土层的几片叶子，有一部分开始变黄。网上没找到答案，只好去请教花工。

他告诉我，凤梨喜欢光照和潮湿温暖的环境，但如果光线过强，会灼伤它的叶片；给凤梨浇水时，不宜直接浇到根部的土壤里，最好浇到叶片围成的“小杯”里，保持“小杯”里的水不干为宜。为让叶片长得旺盛，每天可用喷壶多次给叶片喷水。所以，我每天早晨一起床，就会用喷壶给植物们洗洗澡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又用喷壶为它们的枝叶做一次清洗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发现那盆虎皮兰有一片叶子半边已经腐烂。又去请教花工，才知道虎皮兰耐旱，如果经常浇水，会烂根烂叶。看来，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秉性和喜好，就像每天面对不同的孩子一样，得因材施教。

这几天，我的阳台小天地十分热闹。那盆早就挂满了花苞的茶梅，终于开出了第一朵水红色的花儿，紧接着又开出第二朵、第三朵……那天早上，我一起床，眼睛忽然一亮，青枝绿叶间冒出了一点耀眼的红。仔细一看，那朵刚刚绽开的茶梅，花瓣还没完全打开。放学后到阳台上一看，那红红的花瓣已经完全张开，正对着我开心地笑呢。

那一刻，满身的疲惫顿时一扫而光，那朵水红色花儿泛起的暖暖笑意，让内心漾开一丝丝浅浅的涟漪。再看看枝头上那些含苞欲放的花儿们迫不及待的样子，似有无数可爱的小脸蛋正藏在绿叶中，想送给我意外的惊喜，我分明听到了它们抑制不住的笑声。

那盆已开过一次的月月桂又开了，比第一次还开得繁茂，细细密密，满阳台都飘着浓郁的香味。另一小钵菊花开得正艳，黄灿灿的花朵像小小的灯笼，把灰蒙蒙的日子点亮。而那盆一直开着的凤梨花，在绿色宽大的叶片中，高高地擎着一束红红的火炬！

感谢小小的阳台，感谢我的植物和花儿们，让单调乏味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，给灰色黯淡的日子增添了几抹亮色。

## 折耳根的春天

□邵丽萍

每年立春后，田野依旧阴冷萧瑟，我们穿着厚厚的冬衣抵御寒冷，感觉不到春天的一丁点气息。

草木知春——这话不假，老家的田间地头不知何时已经冒出了折耳根暗红色的芽。尽管很细小，但还是会被眼尖嘴馋的孩子们发现。此时的折耳根隐藏在衰草里，还没长叶，味道是最好的，那种独特美妙的药香和草香，顷刻间会唤醒旧年春天关于味道的记忆。

我们急急忙忙拿一把小锄头，提着撮箕，采挖折耳根。循着冒出嫩芽的地方，挖开土，白白的、细细的、长长的折耳根就出现在眼前。用手抹去根上的泥土，装进撮箕，继续寻找目标采挖。

空气里弥漫着折耳根独特的香气和泥土的清香，这让我们更加兴奋。虽然采挖折耳根，大人并不会像割草打猪草那样规定任务，但为了能吃上这一年的美味，我们通常不会偷懒，在田间地头仔细寻觅，只要不破坏庄稼，可以随便挖。

慢慢的，我们积累了一些经

验：折耳根喜欢生长在阴凉潮湿的地方，旧年挖过的地方都会有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只要找到了，越挖越起劲。

有时，大人们也会加入到挖折耳根的队伍。这样，在早春的田野上，大人孩子在田间地头采挖折耳根，笑闹声不断。阳光和煦、云淡风轻，感觉春天就这样一步步近了。

至今，回想儿时和伙伴们挖折耳根的情景，依旧觉得快乐温馨，年少不识愁滋味啊！童年虽然物质匮乏，但真的很快乐。

天黑前，我们会带着丰厚的“战利品”喜气洋洋回家。伴随着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我们会抢着将折耳根淘洗干净，掐成一截一截的，放进大盆子里，放上盐、辣椒油、醋、白糖、味精等作料拌匀，一大盆凉拌折耳根就做好了。这样，晚饭的餐桌上，就有了一道任谁都无法抗拒的美味野菜。

最初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小根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咀嚼品味。脆生生的凉拌折耳根，味道太妙了——独特的清香混合着作

料，咸、鲜、香、辣，激活了舌尖上的每一个味蕾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接下来，斯文的吃相没了，也忘记了互相谦让，下手“狠”了。很快，一大盆凉拌折耳根被我们一抢而光，还觉得意犹未尽。用菜汁来拌饭，也很开胃。

父母见此情景也不会责怪我们，会笑着鼓励我们：“今天战果不错，明天继续挖嘛，争取凉拌两大盆，看还抢不？”这样，美味的折耳根成为整个春天我家餐桌上最受欢迎的菜肴，感觉这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最美好的馈赠。

后来，菜市和超市一年四季都出售肥大壮硕的折耳根，但味道与老家自然生长的折耳根，无法相提并论。

现在，当然知道折耳根的学名叫鱼腥草，有很多药用价值，不过依旧习惯叫它折耳根或脆子根。也曾尝试过将折耳根炒着吃、煮着吃，滋味各具千秋，但依旧无法抗拒凉拌折耳根的味道。前不久，我感冒了，茶饭不思，做了一盘凉拌折耳根，吃得兴起，竟吃得精光，感冒居然好了。这话出去，谁也不信。